

墓·塔·林·



银河诗丛 王川平

墓塔林

银河诗丛 王川平

责任编辑 傅天琳

封面设计 邵大维

技术设计 聂丹英

王川平 著

墓塔林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960 1/32 印张2.25 插页3 字数34千

1991年9月第一版 1991年9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000

*

ISBN 7-5366-1606-6/I·304

定价: 1.50元

人的剧诗

——序王川平《墓塔林》

吕 进

题材选择诗人。王川平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而跨入大学校门之前，他念了多年“人生”这部“难念的经”：在农村，在1958年父亲罹难以后，在十年动乱的日子……因此，像《零舞》、《墓塔林》、《第一次站立》、《四个神话英雄和一个哑巴女人》这样的篇章似乎只能出自王川平之手。极端地说，这样的远古与现实交织、原始与现代交织、神与人交织的人的剧诗实在是非王川平莫属的。每位诗人都应当有在诗坛上为自己“定位”的智慧，如同他应当保持变化多样的艺术追求的热情一样。而青年诗人寻找到的正是他的合适位置：最能多方面地发挥属于他个人的艺术潜能的位置。

诗集《墓塔林》给读者留下的强烈印象也许是人，审美化了的人：

为了梦的诱惑 我的眼
第一次平视一切
太阳 一个血红血红的儿子
正从我胯下诞生

——《第一次站立》

这些诗行使“人”字突然赋形化、立体化了，突然变得深邃而富诗意。人，从爬行到站立，从混沌的天地到开天辟地，理所当然地应该是诗的庄严主题。《说文》说，人是天地之心。心，就是创世的伟力；心，就是生命的灵气。所以，天地之生是以人为极贵的，我想。

人的主题在八十年代的中国具有更大的震撼力量。八十年代是中国人在自己的价值、自己的尊严上觉醒的时代；八十年代是中国刚刚抖落了一个长长的噩梦的时代。王川平的诗因此产生在一个大时代的兴奋点上——虽然他的优秀篇什大都是远古题材的。这样的诗之路是容易产生大诗人（而不只是名诗人）的宽广之路。

王川平的作品（包括那些现代题材的短诗）总体上构成了一部人的剧诗。我以为《零舞》是最使人难忘的力作。《零舞》使我想到艾略特，想到后者的《荒原》，想到《荒原》第五章《雷霆的话》：

恒河的水位下降了，那些疲软的叶子
在等着雨来，而乌黑的浓云

在远处集合，在喜马拉雅山上。

丛林在静默中拱着背蹲伏着。

然后雷霆说了话……

以荒原象征战后的欧洲，呼唤水的滋润，这谱调是十分接近于《零舞》的。当然，艾略特的“雨”是皈依天主，而《零舞》的“雨”则是人自身。零，古代吁嗟求雨之祭。诗章环绕零而雨展开人对苦难的抗争，神话或史书中的寥寥数语在诗笔下幻变为栩栩如生的生命仪式。诗人的史学知识、诗的想象力结合在灵视里，生动地再现出远古时代的景观。这“灵视”是当代中国人心“灵”所视，这景观饱和着当代中国人的反思默想。《零舞》中干裂的土地对雨水的呼唤也许正应合了干渴的心灵对人性的呼唤。对当代中国读者来说，女巫体现的享受生命的欲求、献身生命的崇高、象征生命的永恒都会是亲切的。对那个“袒身而目在顶上，走行如风”的为虐的旱魃，读者也会有大体一致的想象的情感反应吧？

剧诗是剧对诗的渗透，是诗借助剧的丰富。诗剧是剧，而剧诗是诗。剧诗的旨趣不在演出故事，而在披露心灵；剧诗的“登场人物”并不“登场”，也无法“登场”；剧诗的台词是摆脱了“台”的限制的诗。王川平在《零舞》中融合诗与剧，由于他将抒情视点作为融合的基础。于是，一部富

有叙事构架的可以朗诵的剧诗出现在读者面前。在《零舞》中诗人广采民谣入诗，增强了剧情的远古气氛，原始气氛和巫术气氛。

笔下是古，笔外是今；笔下是神，笔外是人；二者的重叠，于是诗就有了象外象，味外味，诗趣由此而饱满。王川平正是以远古、神话题材证明自己的才能与优势的。

《零舞》是王川平的代表作。作为一位青年诗人，这是很可贺的。因为，并非一切诗人都拥有自己的代表作——哪怕写诗几年、十几年甚或几十年。

没有代表作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没有立足诗坛的独特人格，没有继续前行的路向，夸张地说，没有代表作意味着诗人的平庸。

有的诗人是代表作之外无佳篇，有的诗人是代表作之外有佳篇，王川平属于后一类诗人。他的代表作是写古，但他并不乏写今的美构；他的代表作是剧诗，但他并不乏抒情短章。王川平是从短诗接近诗的。《苹果核》这首仅只十二行的诗是他第一次变为铅字的处女作。这首诗显露出王川平的艺术起点是不低的——他在《苹果核》之前看来有较充分的文化准备、艺术准备和情感积累。这首诗也显露出王川平在写今、写短章上同样可能成为好手。

其实，从写古和写今的作品中，从长的和短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比较容易地发现它们共同的艺术气质：它们不但都是现代意识烛照下的（广义的）人的剧诗，而且它们都体现出诗人的技巧能力。

王川平的技巧能力首先表现在描绘能力上。神话传说，远古仪式，现实的“众生相”，在他的笔下得到诗的描绘。《零舞》、《第一次站立》、《四个神话英雄和一个哑巴女人》如此，短诗也如此。“回头望望过来的路”的老人，“从水墨画里走出来”的牛娃子，“单独住在村后山上”的二癞子，“纯纯净净”的盲小孩，都跃然诗笺。《三件裙子》尤其别具一体。色彩成了描绘的基本手段，三种颜色的呈现，色彩的斗争与杂乱，描绘出当代中国一个角落的世相，也展现了诗人的描绘能力：剪裁、清洗、虚实、构筑。

王川平的技巧能力也表现在语言能力上。他的作品语言密度是明显的。无论长诗或短章，几乎没有多余的闲笔。诗人对诗行的吝啬体现出他对读者审美能力和想象能力的充分估计和热情期待。当然，在《墓塔林》的第二辑《蓝黑梦》的一些短诗里，密度过大，跨度过高，隐藏过深，总之：“过”了。这就带来抒写情绪状态的某些短诗的难解。但这里只是说的“某些短诗”而已。王川平作

品的语言弹性也是明显的。言此意彼，说古道今，景中含情，自然就富有弹性。而弹性就是诗味——弹性越大，诗味越丰。比如，读读《老人》这首短诗吧。几乎句句、行行、字字都有和声，味之给人愉悦。又比如，读读《女娲》这首短诗吧。诗笔描绘了那位以黄土造人，以五色石补天的神话人物，可是在诗尾，诗突然从神话中跳出：

可我眼前

总坐着一位用骨针缝豹子皮的女人

她要给普天下的儿女缝件天一样大的衣裳

她永远也缝不完

雨里 雪里

她加倍努力

神话人物和人类始祖重叠了。重叠的意象便有了弹性。

《墓塔林》这本诗集虽然显示了青年诗人王川平的技巧能力，但是也显示了：王川平是在用技巧，而不是在“玩”技巧；他是在写诗，而不是在“玩”诗。这是很重要的。其所以重要，就是它给了我们预测王川平的艺术发展的机会：尽管这本诗集作为王川平在诗坛的“第一次站立”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是这本诗集有可能成为王川平的一个新起点——沿着他个人的路向新里程的起点。

1988年6月9日于重庆

目 录

人的剧诗……………吕进(1)

——序王川平《墓塔林》

第一次站立……………(1)

墓塔林……………(5)

四个神话英雄和一个哑巴

女人……………(11)

盘古……………(11)

女娲……………(14)

羿……………(15)

夸父……………(16)

哑巴女人……………(17)

走向大运河……………(20)

大足石刻……………(24)

一、诸神降临……………(24)

二、石匠之死……………(26)

三、千手观音……………(29)

四、涅槃……………(30)

零舞·····	(33)
序歌：土地呲牙咧嘴， 不知是哭还是笑·····	(33)
女巫之死·····	(35)
羽舞·····	(40)
旱魃的歌谣·····	(42)
老酋长参与“暴”，雷声 响在遥远的海上·····	(43)
雨，部落狂欢节·····	(46)
女巫幽灵的舞蹈·····	(49)
莫高窟·····	(51)
走马西风·····	(51)
窟·····	(54)
东方少年白·····	(57)
微妙比丘尼的故事·····	(59)
回家·····	(61)

第一次站立

一个非常非常古老的故事，献给人的
赞美诗。

拽着长长的影子的尾巴 我

弓起脊的山梁 在大地上

爬行

柔软的野草触摩我柔软的下腹

长毛的太阳抚慰我长毛的头颅

我爬行

全身挂满一茬茬黄的绿的草叶

无数世纪像起伏翻滚的天空

潮水般从背上滑过

我爬行

颤栗的四肢粗野地吻着土地

吻这块造就我的土地

吻地上的血浆

吻血浆的淡热和褐红

吻我自己褐红的面颊

吻幸存者和胜利者阴暗而明亮的心

我爬行 爬进黑夜
远处 剑齿虎弯曲的胡须
弹射出星光和血的气味
弹射出威严与恫吓
恐惧的潮头一次次淹没我站立的冲动
这多少万年经久不息的骚动哟
我爬行 在黑夜里爬行
夜的黑色的火 燃烧着
燃烧着寒冷
燃烧着惧怕
燃烧着对黎明的渴求
一粒露珠冰凉地从乳头落下
溅起无数痒酥酥的星星
贴着草皮我做着湿漉漉的梦
梦见我为枝头娇艳的果子诱惑
为远处闪光的湖面诱惑
为晨风里飘荡的太阳的黄头发诱惑
为铿锵而来的那只强壮的公的诱惑
.....
.....
从魔魇中醒来 我看到
为了梦的诱惑

我——开——始——站——立
在天与地之间胶状的灰白里
竖起一个浓重的人
我的后肢抖抖索索捧起我的骨盆
我盛满繁衍力的骨盆哟
献给新宇宙的见面礼
我的前肢饥渴地伸向灰蓝的天幕
直到我的梦中
默默而焦灼地唤起晨风
为了梦的诱惑 我的头
一颗高悬的星球
四射的长发
是我馈予天宇的黑色光线
绞结朵朵霞云
为了梦的诱惑 我的乳房
开始轻轻拍打心脏
在晨曦里播种曲线和光斑
为了梦的诱惑 我的眼
第一次平视一切
太阳 一个血红血红的儿子
正从我胯下诞生
他那无声的喧闹
和辉煌的色调
正把我沉甸甸的身影 绿茵茵的姓名

庄严地压向山川
我的名字是人
是
人

1981年。山东

墓 塔 林

山东长清灵岩寺，我国佛教四大名刹之一。寺西侧有我国第二大墓塔林，沉默着唐宋以来历代住持高僧……

沉下去了 沉下去了 沉
下去了 渐渐 夕阳
收尽错落在古垣颓壁间斑斓的余辉
随着它最后一次的喘息和颤栗
惊起墓塔林一片青黛色的剪影
像一群黑压压的 被剪去翅羽的鸽子
像一群落了帆的船桅
墓塔林 墓塔林
你这古老 沉寂 没有灯光的港湾
泊了多少在苦海飘落的魂灵
那曾是满载智慧与梦想的魂灵
那曾是为沉重的信仰浓缩 磨砺 铮铮而发亮的
魂灵

那曾是挣扎着追求超脱而又超脱不了的魂灵哟
终于在通向涅槃的航线上被命运截获
默默 默默地 压在这里

没有晨钟
没有暮鼓
没有木鱼敲打的凝滞的节奏
没有唱经诵典那神秘低沉的喉音
星星的石钟乳滴下漫长的世纪
墓地长起一支又一支石笋
每支石笋 连同它富有弹性的影子
构成一个伟大的否定
一片矗立的否定
肯定了一群血肉和灵魂
墓塔林在为时间作证
墓塔林在为痛苦作证
墓塔林在为死亡作证
墓塔林哪 沉寂的墓塔林

黑蒙蒙的夜 巨大的 潮湿的 夜
压 下 来
星星也是潮湿的 一支支
僧侣的烛光 被黑夜包围 溶解
苦难的潮水 汹涌着 扑向人世